

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·国画卷

金坚玉洁

| 陈树人小传 |

CHEN SHUREN XIAO ZHUAN

何初树 著

美術出版社

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·国画卷

金坚玉洁

| 陈树人小传 |

CHEN SHU REN XIAO ZHUAN

何初树 著



■ 岭南美术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坚玉洁: 陈树人小传 / 何初树著. — 广州: 岭南美术出版社, 2015. 8

(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. 国画卷)

ISBN 978-7-5362-5490-9

I. ①金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陈树人(1884~1948)—
传记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3605号

责任编辑: 李颖 王效云 杨靖 周章胜

责任技编: 罗文轩 谢芸

装帧设计: 杨易欣

金坚玉洁: 陈树人小传

JINJIAN YUJIE CHEN SHUREN XIAOZHUAN

出版、总发行: 岭南美术出版社(网址: www.lnysw.net)

(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: 510045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雅昌文化(集团)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

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0

ISBN 978-7-5362-5490-9

定 价: 48.00元

编委会

主任	顾作义			
副主任	程 扬	吴伟鹏		
主 编	李劲堃			
副主编	许永波	李健军	熊育群	李清泉
编 委	刘金华	王 永	李若晴	陈 迹
	王 艾	戴 和	谢海宁	李 颖

序

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，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与“新国画”运动密不可分。发端于广东的岭南画派在这场“新国画”运动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，以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，以革命性、创新性的新思路，折衷中外、融汇古今，注重现实关怀、题材开拓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，开启中国现代绘画的新风气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。

继“二高一陈”后，以关山月、黎雄才、赵少昂、杨善深等为代表的艺术家，更是把岭南画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，并卓有成效地拓展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，使岭南地区迅速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基地之一，培养了许多影响21世纪中国美术进程的画家。他们继承和延续岭南画派的艺术精神，践行着创新和发展的道路，使广东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与创作的重镇。

在对中国美术发展史的研究中，岭南画派一直是被关注的，但系统完整的广东现当代画家传记著述却较少见到。梳理这些画家的人生经历，再现他们的探索过程，总结他们的创作思想，对于推动广东美术创新发展，增强广东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。为此，我们编辑出版《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》丛书。

丛书根据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力甄选了20多位现当代画家作为传主，以文学性的叙事方式讲述艺术家活动及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，使读者重回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岁月。丛书遵循从史到论，论从史出，通过文学家的艺术剪裁，注重围绕史料开展研究，力求科学严谨地再现各位传主的生平经历、创作历程、学术贡献和历史影响。丛书资料翔实、图文并茂，大量由家属提供和从档案中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更为珍贵。

对岭南近现代画家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，是广东地域美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。丛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丰富画家档案及文献资料，为广东画家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，更好地促进广东美术繁荣发展。



左起：杨善深、陈树人、高剑父、黎葛民、关山月、赵少昂，1948年于广州

“岭南画派”是中国画的一大流派，实力与影响可以跟京津、沪宁画家群鼎足而立。

其创始人 为 20 世纪初的“岭南三杰”：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（世人简称他们为“二高一陈”）。他们将改革创新的精神付诸绘画的实践，在当时沉闷的中国画坛掀起了一股新风暴。在题材上，不但有传统的花鸟虫鱼，还选择了现实生活中的山水形胜、身边实物，充满时代精神。在绘画技法上，既吸取西方水彩画的光影特色，又保留了东方古画拙朴的神意，追求师法自然，赋色和谐，清新明快。

“岭南三杰”被人们称为革新中国画的先驱。蜚声四海的岭南画派，成了底蕴深厚的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成了中国画坛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

001	一 / 先导与恩师
013	二 / 入赘居氏门庭
026	三 / 两次东渡日本
049	四 / 加拿大风云
060	五 / 画品与人品
073	六 / 父子革命者
085	七 / 情系岭南
094	八 / 怒斥老友汪精卫
099	九 / 陈树人与高氏兄弟
112	十 / 陈树人的艺术特色
129	十一 / 名家评陈树人
139	附一 / 艺术年表
148	附二 / 参考资料

一 / 先导与恩师

陈树人的祖先是明朝初年的广州左卫将军陈德。为抗击倭寇，他冲锋陷阵，一往无前。在一场激战中，陈德英勇杀敌，最后战死在白沙湖，以身殉国，尸体沉于湖底。

战后，陈德部下将他的衣冠葬于番禺县明经乡前作纪念。后人每到清明时节便结队前去拜祭。

陈德后裔，代代相传，家风良好。

陈树人的父亲陈东樵，最初在广州果栏当雇工，又曾经自制甘草榄，头戴尖顶的竹笠，身上套着纱纸糊成的雄鸡道具，手拿喷呐，风雨无阻，穿街过巷，高声叫卖。二楼或三楼上有人要买榄，扔下钱来，在街上的陈东樵则用纸包着甘草榄，飞抛上去，准确无误。这就是岭南地域风行一时的特有“飞机榄”。

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。陈东樵挨苦受累，平日省吃俭用，逐渐积攒了一些钱银，看准时机，改行做起盐务生意，渐有起色，成了令四乡羡慕的富裕之家。

陈东樵先后娶了五个妻子，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女，男丁则有五人。

陈树人排行第十一，是陈东樵家中最小的儿子。亲生母亲为梁氏，与他同母所生的是其十姐陈慈魂。

陈树人（1884—1948年）“又名陈澍人、陈树仁、陈韶、陈哲等；题画用拈花微笑子、葭外渔子、二山山樵、十一郎、得安老人等；办报、撰稿笔名为猛进、切生、葭外、美魂女士等”。^[1]

陈树人出生之时，山河板荡，世风日下，陈东樵家道已经逐渐中落，生活由富足而渐入窘境。

父母早出晚归、辛勤劳作才使得全家勉强糊口度日，但这并未影响陈树人求学的强烈愿望。陈树人在小时候就进入了乡间的私塾读书。由于他聪明伶俐，尊

[1] 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第五辑，页231，中华书局。



陈树人

敬老师，因此深得老师的喜爱。

平日，陈树人对绘画兴趣极高，一有空闲，就在纸上涂涂画画，还对着家中的碗碟花瓶等物件进行“写生”。

陈树人的私塾老师是一位在番禺四乡很有名气的老学究，学富五车，通晓古诗词的平仄格律，他在文学方面的教育与启迪对陈树人后来的写诗有很大的影响。除此以外，那私塾老师对美术也有一定的造诣，适时对陈树人的画给予一些评点与鼓励，这让陈树人对绘画的兴趣更加浓烈。

家里有时穷得几乎连买米的钱也没有，哪里还有闲钱去买纸张学绘画呢？面对这样的困境，陈树人学习绘画的热情火焰并没有熄灭，龙眼核般的眼珠机灵地一转后，就想到了“因地制宜”，就地取材，爬到树上，拗下树枝，然后用刀削去枝丫，那根树枝就成了他手中的“画笔”。他用这画笔在抹平的沙地上绘图作画，山山水水，花鸟虫鱼，都是他描绘的对象，画得倒是模有样。

跟陈树人玩耍的小伙伴看了以后，伸出大拇指来称赞他画得很像。有些人还给陈树人起了一个外号叫“画痴”。而陈树人只是用手搔着小脑袋，齜着牙接受，以此为自豪。

在16岁那年，陈树人的人生转折点来了。他有幸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结识了居廉的一位学生张逸（1869—1946年），张逸也是番禺人，字纯初，号禺山山人，晚号无竞老人，擅长绘画牡丹，有“牡丹张”之美誉。两人由此成为促膝谈心的好友。他们相处时的话题，多数是古典诗词，而更多的就是绘画。

张逸见陈树人学艺的天赋甚高，绘画的基础十分扎实，求知欲又十分旺盛，便介绍他来到十香园，拜居廉为师学习绘画。

居廉比他的堂兄居巢年少17岁，因他在年幼的时候不幸丧父，故此从小就在居巢的抚养下成长。在绘画艺术，尤其是在“没骨法”的绘画技巧方面，居廉多



可园一角

年来深得居巢的言传身教，精心指导，加上他勤奋好学，天赋甚高，所以在画坛上颇有成就。

居氏兄弟成为人们一致公认的清末岭南画坛的标杆性人物。

1865年，居巢溘然辞世，年仅54岁，殊为可惜。此时才是居巢与居廉搬进十香园的第二年，故此居巢自己收徒甚少。

居巢去世后，37岁的居廉在绘画艺术上接过了兄长的接力棒，将其天资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佳作迭出，名声传千里，画作追捧者众。

居廉就在十香园内设馆讲课，开门广收徒弟。不少人慕名远道而来，上门求艺。

大潮之下，免不了泥沙俱下，鱼龙混杂。来十香园向居廉拜师学艺者来自四面八方，各人的拜师目的不尽相同。这里面，有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，他们为的是酒酣饭饱之余挥笔作画以附庸风雅，利用名师的声望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进行自我标榜；而来十香园拜师学画的更多是胸怀远大理想、追求在丹青事业上有所建树的年轻人。

名满中外画坛的陈树人、高剑父就是在十香园经居廉授艺多年后走向社会的杰出才俊。

每一年，到十香园求艺的人络绎不绝，居廉也是习以为常。但这一次，第六感官让居廉觉得张逸引荐前来的这位番禺同乡跟自己缘分不浅。

站在自己面前的陈树人，衣着虽然朴素却大方得体，长得身材魁梧，气宇轩昂，显得英俊潇洒，一表人才。第一印象，已得到了居廉的欢心。两人面对面谈论起来，古今中外、天南地北闲扯一番，居廉又见他不时对中国古诗词旁征博引，解释深入浅出，溢出文雅之气，且藏有几分机锋，知道他见多识广，是可造之材，便当场答应收他为徒。

此时的居廉已步入风烛残年，有心将自己的绘画技法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，



十香园牌匾



十香园隔山祖庭

以将居氏所创的画法发扬光大。

不知是事有凑巧，还是天公作美，陈树人成了居廉毕生所收的最后一位弟子。一个人事业能否成功，除了自己的天赋条件外，有时还要讲究缘分，讲究际遇。这一次，拜得名满岭南的大画家居廉为师，陈树人迈开了人生至关重要的第一步，有机会在十香园住了下来，跟名师学艺。

每一个星期，居廉除了讲授古典理论与绘画技法的课程外，还会亲自带着学生来到不同的参照物前，支起画架，摊开画纸，从不同的角度对着实物进行写生练习。

每一次，居廉手捋长须，神色认真，重复讲着这样的话：“同学们读过不少圣贤之书，也翻阅过不少丹青古籍，应该知道‘写意而不求形似’，曾是中国画坛代代相传的千年古风。沧海桑田，世事变幻，社会是前进的。我们不能墨守成规，拘泥于旧的手法，受过去画风的羈困，因为‘不能形似哪能神似’。所以我们今后要苦练对着实物写生素描，力求神形兼备。艺术作品就是要刻意求工、求似、求精。”

学生们听居廉讲完之后，即分散开来，在各自的大画架前，拿起画笔，对着实物认真地察看了一番，继而手中的笔蘸着水彩在宣纸上涂抹着。

居廉则在学生们的身后来回观察，那双眼睛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样扫来扫去，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地方。一旦发现学生在绘画时出现问题，就停住脚步，及时向学生指出其画作中的不足与需要改正、提高之处。

有一些学生平日已饱读了古典的绘画理论，将那些传统绘画技法视若宝典，初时对居廉的这些教学方法虽然嘴上不敢明说，但在心里却另有看法，觉得居廉所教有些离经叛道，与古籍上那些“画圣”所教的传统绘画方法相悖。但他们经过跟随居廉多次的实物写生素描，将自己的新作品跟以前的作品放在一起，互相

十香园内居廉与其学生蜡像



比较对照，优劣立判。正是不怕不识货，最怕货比货。他们感觉到经过居廉的指点与自己的实践，写景状物的水平大有提高，绘出的图不仅形似了，在神似方面更是大有进步，在不知不觉中已是受益良多。他们这时才从心底彻底信服，觉得居廉老师这一课确实是少不了。

这期间，跟陈树人同为居廉门庭弟子的还有伍懿庄（1864—1928年）、容祖椿（1872—1942年）、高剑父（1879—1951年）等画坛俊彦。他们后来都成了声名显赫的大画家。

陈树人与高剑父虽然不是同一年来到十香园，但同在居廉门下学艺，友情日笃。正如他的诗中表达的那样：“一见便倾心”，彼此“切磋复琢磨”。

有这么好的导师，有这么好的学兄，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，胸怀大志的陈树人对此十分珍惜。他尊敬老师，专心致志，虚心求学，勤于练习，与学友之间的关系和睦融洽，在各方面都深得教益。

这一天，灿烂的阳光洒在十香园内。

今天又是上课的时候，居廉手执画笔，站立着。居廉讲课时从来都是站着的。济济一堂的学生只能团团围住他，站立着听他讲解和做示范。

居廉已年过古稀，白发飘飘，下颏的胡须有近半尺长。瘦削的面颊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形的玳瑁眼镜，那对洞悉一切的眼睛丰神犹在。

他面前的宽大的画案上，铺着宣纸，右侧桌面上，摆着水钵、色碟和各种颜料、粉剂。墙角桌上放着一个大的玻璃罩，罩内有不少饲养的草虫。

陈树人长得魁梧健硕，在那群同学中颇有鹤立鸡群之势，便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站着。

居廉先总结前段时间各位学生学习的情况，然后便来提问：“我上一节讲过，



居廉给学生们讲课蜡像

墨分五色，就是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。大家可曾记得其中的所指？”

听到老师的提问，学生中有的牙齿轻咬嘴唇，有的垂下脑袋，有的避开居廉如剑般的眼光，现场是一片静默。

窗外枝繁叶茂的桂花树上，有只蝉儿正在使劲地高声叫喊着：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”

“我来回答吧。”有位学生见到这个难堪的静默场面，忍不住自告奋勇地出来作答，“墨分五色，这句话出自宋代的张彦远。”

“不！张彦远不是宋代的，而是唐代人……”居廉摆手截断了他的话，作纠正后，又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再往下说。

一开口已经是张冠李戴，那学生心中自然怯了几分，脸色变得苍白，眼睛泛出犹豫之光，嘴巴嗫嚅着却再也答不下去，被“卡”住了。

居廉见他这副窘态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目光再往四下扫去，见陈树人昂起头来，用满怀自信的目光迎着自己，便扬手指道：“树人，你来回答，试试看。”

“好。”陈树人应声后，用手一捋额头垂下的头发，答道，“墨分五色，此话出自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所说的‘运墨而五色具’。墨分五色主要是指墨色的深浅浓淡而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。”

居廉：“树人，你说得具体一些。”

陈树人点了点头，继续说：“焦是指焦墨，也叫焦如黑，即半干的墨汁，在光线的映衬下，乌黑而有光泽。浓是指浓墨，也叫浓如青，即深黑的墨汁，加了水分而不显光泽。”

陈树人答得十分流利，同学们也聚精会神地听着。

居廉脸上显露出满意的神态，轻轻地点着头，再问：“你继续说下去，还有重与淡呢？”

陈树人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回答道：“重是指重墨，亦叫重如赤，即所含的水分比浓墨多，相比之下，色相显得稍浅。淡是指淡墨，也叫淡如黄，即墨中含有较多水分，这样下来，色相更浅。清是指清墨，也叫清如白，即只有极其浅淡的墨迹。墨分五色，用在我们国画中就使颜色变化多了，所画出的画作立体感也更强了。”

“树人今天的回答是全面而又透彻，学得真是有心得！各位同学要向他学习。”居廉情不自禁地伸出了大拇指，当众称赞起来，然后说，“上个月初，我曾经向同学们讲授过绘画时用的‘撞水法’，大家对此应该深有体会了。今天我向大家讲的是新课，讲授的是如何使用‘撞粉法’。古人绘画花鸟或树枝的时候是先用笔勾勒出大体的轮廓，然后再慢慢在轮廓上着墨敷色，这是他们亘古不变的绘画法则。但我要讲授的‘撞水法’与‘撞粉法’并不是依他们的样来画葫芦，而是要颠覆他们那种传统绘画技法，以一种全新的技法出现……”

“撞水法”和“撞粉法”是居巢、居廉经过研究宋、元两代大画师用水用粉的各种绘画技法，结合他们自己多年的绘画实践心得，经过不断的练习实践与多方探索，演化首创出来的。

所谓“撞粉法”，即在绘画设色时，以水粉撞入画纸刚绘而仍有水分的颜色中。新撞入的水粉自然流动，与画上原来未干的水粉融汇渗透，凭借着水自有的表面张力和色粉的附着力，将画纸上未干的原有色块挤往一边积淀沉凝。这样一来，画面的受光面与背光面反差就会对比明显，呈现出明暗分明的光影感和凹凸高低的立体质感。这种画法的效果，画面看来自然和谐，几近天人合一。

陈树人学习“撞水法”后在课余多次练习，并且与学友们进行耐心的探讨研究，对此已经很有心得。但他对此并不满足，还预先跟比他入学早的师兄偷师学过“撞粉法”。师兄们见他虚心好学，诚挚待人，所以耐心地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教给他。



红了樱桃绿了芭蕉
1937年
175.5 cm × 94.5 cm
纸本设色
中国美术馆藏

紫梨花馆



陈树人是一个极有绘画天赋的人，文学的素养也很高，故此，能够在“撞水法”后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，知道“撞粉法”只不过是“以粉代水”，两者技法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陈树人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亲笔实践，已经有了初步的体会，知道花卉树木的设色用粉，比一般传统的画法难度大了许多。居廉老师现在在课堂上授课所教的技巧，有如打开艺术大门的金钥匙，所以陈树人伸长颈脖，全神贯注，眼睛紧盯着居廉老师的每一个动作细节，凝神谛听，留心记下居廉所讲的每一句话。

居廉示范了一会儿后，将手中画笔扬了扬，问道：“我们绘画用粉时最重要的是适度。如果用粉过多过重，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？”

居廉环顾四周，学生们面面相觑，没有人作答。一见老师的眼光扫来，马上低头或扭侧脖子，来做回避。

唯有陈树人气定神闲地挺立着，平视的目光充满了自信。居廉从陈树人那淡定不惊的表情推知了他的心境，微微地颌首，道：“树人，还是你来回答吧。”

陈树人凡事都做到提前做准备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所以昨晚曾经私下里用“撞粉法”进行过多次的练习，只不过他是内敛之人，不会强做出风头之举，故此没有开口。今见老师指名道姓又要自己回答，便将腰板一挺，脑袋往上一抬，作答：“如果用粉过多，等于矫枉过正，撞进去的粉与画上原有的其他颜色就不能有机地相混融合，导致画面色彩就会沉凝堆砌，刻板僵化，缺乏透明感。”

居廉听陈树人回答后，侧过身子问站在他右边的一位妙龄女子：“若文，你说陈树人同学答得对不对？”

那女子叫居若文，是居巢的孙女，也就是居廉的侄孙女。她在十香园里居住，也在跟着居廉学习绘画。

居若文长得婀娜多姿，有如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，鹅蛋脸庞上，眉似粉黛，



凌波仙影 居廉作 1896年 55cm×28cm 绢本设色